



羣書日治要

四十二

和装本

74

6314

21





門 74  
號 6314  
卷 21



島田藏書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淮南子

原道

夫道者覆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故  
達於道者處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衆不害也  
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  
能與之爭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  
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峭峻筮筴繁用



者非致遠之御也。離朱之明，察鍼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

本經

凡人之性，心平欲得則樂，歌舞節則禽獸跳矣。有憂則悲哀，有所侵犯則怒。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鐘鼓管簫，所以飾喜也。衰經苴杖，苴麻所以飾

舊無和  
字補之

哀也。金鼓鈇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王在上，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足人給，父慈子孝，兄良弟順，天下和洽，人得其願，故聖人爲之作禮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不能贍其用。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意，乃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則失樂之本矣。古者



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力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矣夫三年之喪非強引而致之也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弛晚世風流俗敗嗜欲多而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胷思心盡亡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矣古者天子一畿千里為畿諸侯一同百里為同也各守其分地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暴虐萬民亂政犯禁者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卜其子孫

本注作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

以代之天子不滅同姓諸侯不滅國自古之正也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而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而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馬牛繫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徙人之重寶流血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主也故兵者所以討暴也非所以為暴也樂者所以致和也非所以為淫也喪者所以盡哀也非所以為偽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為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用



兵有術矣而義為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矣

主術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壹動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喻道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前導耳能聽而執政者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舉無過事言成文章而行為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為醜美好憎不為賞

壹動作壹度

政作正

聞作聽

罰喜怒事由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

前旒所以蔽明

冕冠也前旒冕前珠飾也

黈纁充耳所以揜

聰

黈纁所以塞耳

天子外屏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

則所在者近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小目安視則淫耳安聞則惑口安言則亂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

夫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可用也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也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信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雖竭



舩舟作  
幹舟

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炤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亦遠矣。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舩舟浮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原馬服騊駼。原國名在益州西南，出千里馬。騊駼野馬。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出險阻。由此觀之，則人智之於物淺矣。而欲以炤海內存萬方，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

疆，則人才不足以任明矣。然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濕，闔門重襲，以避奸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然天下之物，無所不通者，其灌輸者大而斟酌者衆也。是故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守也。



主道圓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  
後而不先者也臣道方者論是處當爲事先唱  
守職分明以立成功者是故君臣異道則治  
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得其當則上下有以相  
使也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  
而馬良中工可以追速是故聖人之舉事也豈  
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爲直以詘爲  
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  
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賢主

因下舊  
無其字  
稀之

之用人猶巧匠制木大小脩短皆得所宜規矩  
方圓各有所施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天  
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奚毒附子然而良醫橐而藏之  
有所用也是故竹木草芥之材猶有不棄者而  
又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而鄉邑之所不  
譽非其人不肖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麋之  
上山也大獐不能跋也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  
才有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  
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

其所下  
舊無以  
字補之



天地之數作天  
下之大  
數  
有作或  
從或作  
并  
人事作  
隩突

任一而大重有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於豪釐之計者必遺天地之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事之舉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捕鼠也今人之才有欲平九洲從方外存危國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人事之間或佞巧小具脩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鬚毛而以刀伐木也皆失其宜矣  
人主之賦歛於人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

無民字

舊作  
上改之  
香作美  
社作菊

民饒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非不麗也然民無窟室狹廬窟室則明主不樂也肥醲甘脆非不香也然民無糟糠菽粟則明主不甘也匡牀衽席非不寧也然而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則明主不安也故古之君人者甚憐恤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豐穀登乃始懸鐘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為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



革斧鉞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所以効喜也。衰  
經營屨所以喻哀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象於  
外者也。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下則不  
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  
勤財匱君臣相疾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  
笙彈琴瑟是由質介曹而入廟被綺羅而從軍  
也失樂之所由生矣。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  
是故君人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

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各因其宜所以應時脩  
備富利國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  
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  
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  
而動靜聽視皆以爲主者。不忘乎欲利之也。故  
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衆非來矣。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  
能欲多而事欲鮮。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  
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有戒慎之銘。過若毫釐。

欲諫之  
欲作敢



而既已備之矣。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武王克殷，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無故無新，唯賢之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其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矣。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之於明堂。由是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

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

子之通智過萇弘

萇弘周景王之史臣通天下鬼方之術也

勇服孟

賁

孟賁衛人

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

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以少矣，其所事者又多，故動而必窮矣。

繆稱

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



皆亂治猶理也節猶事也以體喻也故其心治者枝體相遺遺忘

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各得其所無所思念

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

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

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居殊矣

凡人各賢其所悅而悅其所快世莫不舉賢賢其

其所行之快性人所悅者而悅其所行之快性人無不舉與已同者以為賢也或以治或以亂

非自遁也求同于已者遁失已未必賢而求與已

同者也而欲得賢亦不幾矣幾近也

居作各

其所行

之快性

作其性

之所快

人上有

凡字

齊俗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拯舉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

人於患矣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

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

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

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不在而不可

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

矜偽以惑世仇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也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穢之人性

無上不字



欲平嗜欲害之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  
治身則失以治國則敗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  
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  
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  
清意平物乃可正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聞哭者而笑何  
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無所載於哀樂故水激則波  
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  
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測矣四夷

測作既

九洲服矣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  
謂是與所謂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今吾欲擇  
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  
孰是孰非客有見人於季子者季子子客出季  
子曰子之所見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僂也  
僂慢談語而不稱師是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  
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  
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之容一體也或以為

季或作  
宓註同



舊無治  
字補之

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見之異也故趣舍合則  
言忠而益親身疏則謀當而見疑也親母為其  
子治挖秃血流至耳見者以為愛之至也使在  
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  
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豚所居高也  
窺面於盤水則圓於杯水即橢面形不變其故  
有所圓有所橢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  
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治世之  
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

事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

脛者使之踏鑊

長脛以蹋挿者使入深

疆脊者使之負土

脊疆者任重也

眇者使之准

僵者使之塗

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

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

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擎輕重不失銖兩聖人

弗用而懸之乎權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

任而求之乎浣準

浣準水望之平

何則人材不可專用

而度量可世傳也夫待要褻飛兔而駕之

要褻飛兔



絡慕作毛嬌註

皆一日則世莫乘車待西施絡慕而為妃西施絡慕

同

古好女也則終身不家矣然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

足者因其所有而遂用之也

治國之道上無苟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

然為行者相揚以高揚舉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

極於雕琢器用遽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

寶調文者遽於煩繞以為慧爭為詭辯久替而

不決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

遽或作逐

遽作處

繞作撓

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道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彊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奸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成荊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



渴作寒

天下之淳以清爲濁人失其情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倫之夫乘奇伎爲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脩理不爲苟得者不免乎饑渴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猶發其源而壅其流也且夫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農事廢業饑之本也女功不繼寒之源也饑寒並至而能無犯令干誅者古今未之聞也故江河決流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

隆作豐

高丘輕足者先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人溺尚猶哀之況親戚乎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卽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火水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隆則欲省求贍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刑不能禁也道應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魏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王甚悅

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王曰可行耶煎曰不可

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

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

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

在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此之謂也

趙襄子使攻翟而勝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

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

書上舊有以字

云之

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減

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能終日今趙氏之德行

無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

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

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

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

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

齊王后死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

王之意薛公田嬰因獻十珥而美其一且日因問美



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悅、遂重薛公、故人主之嗜慾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宓子治單父三年、

宓子、子賤也、

而巫馬期

巫馬期、孔子弟子也、

往觀化焉、

微視之、

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問焉、漁

者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形

於彼、宓子必行此術也、

汜論

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則可以正治矣、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聖人作法、而萬民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



舉拘禮之人不可以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度必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也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今儒墨稱三代文武而不行也是言其所不行也儒墨之所言今皆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不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精而無補於主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鬼魅無信驗而狗

馬切於前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主不行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如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萬乘之國無破亡者矣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就其



嘗試作  
二君

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其不殺文王於牖里，嘗試處強大之勢，而脩道德之論，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慮乎？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諸乎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即必或繼之者矣。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著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強大而終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

著作以  
王二字

治作名

人之所以王，而反益已之所以奪者，趨亡之道也。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趣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治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視而留志也。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唯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夫物之相類者，世



君子作仁一字下同

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狠者類智、而非智也、狠慢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戇者類勇、而非勇也、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也、葵之與莧也、則論人易矣、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慕、脩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爲善者易也、越城郭、踰險塞、篡殺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也、今人之所以犯囹圄之罪、

伯作階

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欲無厭、不脩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今夫陳卒設兵而相當、將施令曰、斬首者拜爵、而曲撓者要斬、然而隊伯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有人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自投水中、非不貪生而畏死、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不弃、非其有不索也、恒



盈而不溢常虛而易足今夫溜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此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

詮言

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釋道而

任智者必危弃數而用材者必困有以欲多亡者未有以無欲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失者也故智不足以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不德所殺者不怨則近於道矣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矣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也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



之歷山而海內從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使  
舜趨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  
尺地之有乎故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  
為物不損則益動有為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  
也險言危難不可行道之者危

說山

舊脫說山字加之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  
舩上言若綈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  
有三衰下有九殺衰殺皆喻儉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

尤作有

人間

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  
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  
也千里之堤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  
之煙焚突突竈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莫蹟  
於山而蹟於垤蹟蹟垤也是故人者皆輕小害易  
微事是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  
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夫之巧猶不能生  
也俞夫黃帝時醫

夫作跗註同



間或作聞下及注同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材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繆伯晉大夫鼓比翟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餽間倫晉大夫請無疲武丈夫而鼓可得也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取繆伯曰間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

用之

秦族

聖王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讎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外寧矣大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

舊無處邠至攻之六字神之舊無



之二

補之

季作密

漁舊作  
畝改之

為食駿馬之傷也，飲之美酒，以其死力報，非券  
 之所責也。券契也。季子治單父，夜漁者得小，即釋  
 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田漁皆讓  
 長。長者，得多。而斑白不負載。斑白，鬚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  
 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堅者，弩力也。其所以中  
 的，剖微者，人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  
 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彊，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  
 獨行。必有精氣所與之，故總道以被民，而民不  
 從，誠心弗施也。

天地四時，非生萬物者，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  
 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  
 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因循則大矣，化而欲作則小。  
 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  
 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班，因其好  
 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室家樂  
 妻子，教之以孝；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  
 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鄉  
 飲習射，以明長幼。時蒐振旅，以習用兵。蒐，簡車馬也。



入學序序以脩人倫此皆人所有於性而聖人所匠成也

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墨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

墨作曾

人作之

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人為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其皮為龍文聖王在位明好憎以示人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瘡流血之患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各以小大之材



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於其以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者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王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大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也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

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中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興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觀行者於其終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踳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安爲勇者不安



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爲之本而後可立也智能躋馳百事並作聖人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不中者謂之小人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闕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

人下有  
一字

誦詩書則聞識必博矣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惠害道小辯害治苛峭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遵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德樸素故民無慝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家老異糧而食之殊器而烹之子婦跣而上堂跪而酌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娉納而取婦紱統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可以



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告、於以禁姦、非不輟也、然而不可行者、為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也、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穢、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不可以為法也、故仁智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智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三代之所以昌也、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

材也、伎藝畢極、三材也、巧文辯、惠、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計不用淳、于越之言、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齊王建任用后勝之者不立、雖察惠捷巧、不免於亂矣、







本書政  
作正

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  
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  
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  
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  
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食疑受

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  
善言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夏亡紂有三仁而  
商滅故不患無夷吾由余之論患無桓穆之聽  
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遇屈原放逐於楚國也

不得作  
而不

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  
何必去父母之邦此所以言而不見從行不得  
合者也

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  
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也  
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  
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  
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罪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  
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矣曾子曰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罟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皙之僞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

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徙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乎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故富民易與適禮

古者政得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行修於內聲聞于外為之於下福應于天周公在上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

為善  
為人作



欽作檢

孰今不省其所以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死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斂也為民父母見饑而死則曰非我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飢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

王者崇禮施德尚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之蠻貊不可弃

禮下有儀字

充下舊有以字刪之

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見者懷天子之威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宜設明堂辟廱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之戲炫耀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也昔周公處謙讓以交卑士執禮德以下天下故辭越裳之贄見恭敬之禮也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升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



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驢  
騾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  
越以孔雀珥門戶昆山之旁以玉璞抵鳥鵲今  
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而明  
盛德也隋和世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  
喻德示威唯賢臣良相不在戎馬珍怪也是以  
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昔晏子修之樽  
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  
益於存亡矣

海春作  
宛春  
天寒乎  
哉云云  
七字作  
天寒哉  
我何不  
寒哉

衛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海春以諫曰天寒百  
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乎哉寒乎哉  
海春日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  
飢故餘梁肉者難為言隱約處逸樂者難為言  
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  
上漏下濕者之痛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  
納新者不知有且無暮稱貸者之急也乘堅驅  
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勞也匡牀  
薦席侍御滿側者不知服輅輓舩登高絕流者



者下有之字

推作距

之難也、衣輕暖、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長城、  
眺胡代、向清風者、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  
者、不知老母之憔悴、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  
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推敵方外之死亡也、  
東向仗几、振筆而調文者、不知木索之急、箠楚  
之痛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管茅用師、  
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輜車相望、  
生而往、死而還、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  
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

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兇  
相搏、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閑、是以  
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

道徑衆民、不知所由也、法令衆人、不知所避也、  
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  
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愚婦童  
婦、咸知所避、是故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  
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  
姦偽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捫焦、不能禁、非網



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羣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覩、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滋多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之道、務篤於教也。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

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漫、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昏以鋪、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鈇鉏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芸苗也、非患



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鉏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矣。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伏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維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乎。今廢其德教、而責之禮義、是虐民也。春秋傳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

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而及華葉、傷小指、而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反誅無罪、反誅無罪、則天下之無罪者寡矣。故吏不以多斷爲良、醫不以多刺爲工、子產殺一人、刑二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爲民父母、似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矣。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其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能緩追、以



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而相坐也

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嫚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也故政寬則下親其上政嚴則臣謀其主晉厲以幽二世以弑惡在峻法之不犯

和作恩

嚴家之無格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和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以慰怨毒之人而長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恩施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或以下  
六字本  
書同疑  
有誤

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贍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



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可理乎。今之治民者，若拙御之御馬也。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而求其無失，何可得也。故疲馬不畏鞭箠，疲民不畏刑法。雖增而累之，其有益乎。

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不教而殺，是虐民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任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也。嚴刑峻法，不可久也。二世信趙

任作行

高之計，深督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人多者為忠，斂民悉者為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知死不再，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聞不一朞而社稷為虛，惡在其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新序

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勸



舊無厚  
字補之

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  
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常縱  
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  
吾與處歡樂之不見則戚雖然吾終無得也其  
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  
拜筦蘇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恭王之謂也孔子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於是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  
寤者也

本書為  
徒作又  
死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  
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羣臣皆推車會獨  
擔戟行歌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  
者其罪何若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  
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會曰身死妻子為徒  
若是謂死而又死也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  
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  
子曰何若會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  
謀辦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



稷危辨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以會爲上客

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出之次至任座文侯問曰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

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大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



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之重者也、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

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國之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悞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隣國、隣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趣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撮治

撮作攝



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閔天成王任周邵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亂危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

變作更

穆用之而霸楚不用子胥而破吳王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強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變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而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以敗此的的然若白黑也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



以作謂

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以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妬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歲不合者也或不肯用賢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己不明而聽衆口也故譖訴不行斯爲明矣

魏龐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

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也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二人言而成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共自邯鄲反讒口果至矣遂不得見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有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人乃相與俱行見鄒忌曰狐白之裘補之以



弊羊皮何如忌曰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髡曰  
 方內而園缸何如忌曰諾請謹門戶不敢留客  
 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  
 如忌曰諾請減吏省員使無擾民淳于髡等三  
 辭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辭而去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殼弩欲射之道  
 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  
 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矢曰君止  
 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

三辭之  
辭作稱

龍作襲

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大旱三  
 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曰凡吾所以求  
 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  
 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也為有  
 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  
 射殺之無異於虎狼矣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  
 入郭門呼萬年曰幸哉今日也人獵皆得獸吾  
 獵得善言而歸

年作歲

晉文公出田逐獸踰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



無數字

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漁者曰  
 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漁  
 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數移徙之小澤  
 則必有丸矰之憂龜鼃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  
 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殍入至此何  
 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  
 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  
 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  
 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

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曰  
 君亟歸國臣亦反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  
 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矣文公曰寡人問子子  
 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壹不意人君之  
 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  
 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  
 曰維鵠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矣  
 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



侯作而

侯有悅色文公曰吾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武子曰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武子曰處上位而不卹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言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車載老古與俱歸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矣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

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其上不可居此非所以賀我也

齊有婦人極醜號曰無鹽女曰頭深目長壯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於是乃自詣宣王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



三作二

而見之。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  
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君國  
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三國之  
難，內聚紆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故  
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  
陵崩隤，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  
玉，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  
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進於左右，邪僞立於本  
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沈湎，以夜續

舊無翡翠二字  
神之

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  
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  
王掩然無聲，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今  
乃壹聞寡人之殆，幾不全也。於是立毀漸臺，罷  
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招進直言，  
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君以爲王后，  
而齊國大安，醜女之功也。」

有司請事於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  
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



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則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已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任周邵刑措不用用衆賢故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有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

器也博通之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隣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得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齊桓而功不及五伯者何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也然而名



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齊，賓胥無善補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

齊作縫  
補作純

謀作諫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曰：子處此故也，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謀則不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也。文公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身，今之君子聽其言而弃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也。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可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



曰趙武乎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其身所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

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甯戚飯牛於車下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甯戚見說桓公以全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悅將任之而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之而賢也



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成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

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問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興兵而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



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形而功已成，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

子張見魯哀公，見七日，哀公不禮。託僕夫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百舍重趺，不敢休息，以見君。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也。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



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臧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王左右顧曰賢者亦有此樂耶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人之上者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糝無以粟於是倉

費上有  
爲字

利作計

糝盡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糝吏以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暴背而耕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米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且汝知小利而不知大會也周諺曰囊漏貯中汝獨不聞耶夫君者人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耶鳥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耶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國矣



齊有田巴先生者行修於內智明於外齊王聞其賢聘而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制新衣鬚飾冠帶顧謂其妾曰何若其妾曰佞將出門問其從者曰何若從者曰佞過於淄水自鬪醜惡甚矣遂見齊王齊王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今者大王召臣臣改制鬚飾將造公門問於妾妾愛臣諛臣曰佞將出門問從者從者畏臣曰佞臣臨淄水而觀影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妾諛王者非特一人也王能

臨淄水見已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臧孫行猛政子顛非之臧孫召子顛而問曰我不法耶曰法矣我不廉耶曰廉矣我不能事耶曰能事矣臧孫曰三者吾唯恐不能今盡能之子尚何非耶子貢曰子法矣好以害人子廉矣好以驕上子能事矣好以陵下夫政者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法不可以苛天性然也故曰罰得則姦



下則疑之范史注作之

德厚范史注易地

邪止矣賞得則下歡悅矣由此觀之子則賊心已見矣獨不聞夫子產之相鄭乎其論材推賢舉能也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問其小疵有大功者宿惡滅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使之以義修法練教必遵民所樂故從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順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其罰審其賞明其刑省其德純其治約而教化行矣治

忍疑惠或恩

為疑偽

鄭七年而風俗和平灾害不生國無刑人囹圄空虛及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夫使子產命可易吾不愛家一人其生也則見愛其死也而可悲仕者哭於廷商人哭於市農人哭於野處女哭於室良人絕琴瑟大夫解佩玦婦人脫簪珥皆巷哭然則思者仁恕之道也君子之治始於不足見而終於不可及此之謂也蓋德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故曰德莫大於仁而禍莫大於刻夫善不可以為求



亂疑辭

而惡不可以亂去。今子方病，民喜而相賀曰：臧孫子已病，幸其將死。子之病少愈，而民以相懼。曰：臧孫子病又愈矣，何吾命之不幸也。臧孫子又不死矣，子之病也，人以相喜，生也，人以相駭。子之賊心亦甚深矣，為政若此，如之何不非也。於是臧孫子慙焉，退而避位。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於其廷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

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甚深，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甚崇，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入其廷，廷甚閑，此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二

島田義書



